

旧时光里的暑假

□ 庆 红 (安徽合肥, 职员)

紫薇树下又开始喧嚣了, 那是小区的孩子们放暑假了。不知哪儿飞来几只蜻蜓, 忽上忽下, 忽左忽右……孩子们兴奋得有些夸张, 开始追着蜻蜓跑。

我的旧时光, 突然间就被这些翩飞的精灵唤醒, 许多记忆接踵而来。从前的暑假很长, 长得令人恍惚。拿过成绩报告单后, 我姨家的表哥们都来到乡下, 外婆家的草屋也就变成了杂耍场, 我们整天除了玩就是玩。暑假的正午, 太阳很毒。阔大毛草叶片下的丝瓜花蔫了, 看门狗阿黄更是不想与我们搭话, 院子不大, 可玩的东西不多。哥哥们想去游泳, 我也闹着一起去。

外婆不同意, 还说:“女娃子不能游泳。”外婆还没有将话说完, 小姨又补充说:“女孩和男孩天生是有区别的, 女孩子晒黑了

就不好看了。”我可不认可“天生”这个概念, 也不怕晒黑, 人这一生, 危机四伏, 不经历烈日暴雨, 哪能成长?

外婆把凉床堵在大门口, 怕我趁她午睡时下河去游泳。但我总有办法溜走。那些年, 我与哥哥们摘过菱角, 采过莲蓬, 偷过黄瓜, 捉过天牛和金龟子, 还粘过知了。抓到金龟子后, 我从竹扫把上抽一根枝条下来, 把它在石头上磨成竹片, 然后, 掰开金龟子后背上部的背板, 把竹片插进去, 再想办法让它起飞, 当金龟子扇动翅膀又飞不走时, 一把“金龟子风扇”就做好了。

到了傍晚, 晚霞染红了指甲花, 邻家姐姐们聚在一起, 正纠结是选粉红的还是大红色的。拌上明矾美化她们的指甲时, 成千上百的蜻蜓也开始在天空飞舞……

吃过晚饭, 夏夜的月, 将院子照得一片清亮。蚰蚰是个隐者, 常栖息于湿润的砖石下和草丛间, 当哥哥们搬走砖块, 挪动青石, 四处寻寻觅觅时, 我也跟在身后当助手。眼瞅着我们越走越远, 外公就会高喊:“不要玩了, 都给我回来, 小心有蛇!”一听见有蛇, 我大表哥跑得比兔子还快。另一边, 我们也紧随其后。

直到纺织娘累了, 蛙也倦了, 蛐蛐的嘶喊声开始衰弱……我们才沉沉睡去。

玩是孩子的天性, 孩子会在玩中学习、玩中成长, 在玩中变得坚强。现今的孩子们生活中多了手机、网络、补习班, 因而让他们离真实的世界越来越远, 离生命的本源也越来越远。看着这群大惊小怪的孩子, 我突然变得惆怅起来。



难忘灶台火红

□ 崔 立 (上海, 公务员)

近日, 我回乡下参加了两场葬礼。其中一场, 在我外婆家的生产队里, 逝者是我的一位表舅。那个队里, 多半都是和我外公沾亲带故的亲戚。小时候, 我常去外婆家, 左邻右舍走东窜西到处瞎跑。他们也都认得我。

这次故去的表舅家, 我也常去。表舅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长得非常漂亮, 小女儿比我大三岁。一次, 只有小女儿在, 我叫她二姐。二姐刚好在灶台前生火烧菜, 一边往灶口里塞柴火, 一边又起身往锅里放菜, 忙得手忙脚乱的。我说, 二姐, 我来帮你烧吧。二姐说, 你会吗? 我说, 当然了, 你别小瞧人。我嘴上说会, 其实心

里犯憊, 只得壮胆抓起柴火就往里面塞。按理这火应该是越烧越旺, 可不知怎地, 火苗不听使唤似的越来越小, 到后面都没火了, 一股股的浓烟冒出来, 整个房间烟雾缭绕, 熏得我一个劲地猛咳嗽。二姐很快来到灶口, 笑说, 这就是你说的会吗? 我还嘴硬说:“我是会, 是你这个柴火不好。”二姐拿起靠墙的一把铁质火钳伸进灶口, 轻轻地将塞得满满的柴火拨出空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火苗不期然地蹿出, 浓烟越来越少, 很快, 火苗越来越大, 将整个灶台烧出火红的颜色。

时间同样是个神奇的事情, 不知不觉几十年过去了, 让我们成长。大姐二姐竟

还认得我, 还朝我打了招呼。

沉痛伤感的哀乐下, 追悼会开始了, 在二姐不时哽咽停顿的语调下, 追思了这些年她们的父亲对家庭的关照和对子女们的教导, 在场的人, 除了亲朋, 都是队里的人。好多人都在抹眼泪, 有几个人还忍不住发出痛哭悲怆的声响。往常, 我偶尔回到乡下, 根本看不到这么多的人。许多如我这般年纪, 或是如我父母一般大年纪的人, 多半都在一百多公里外的城市工作或是生活。因为这次葬礼, 大家却又不约而同地回到乡下, 来为亲人做最后的送别。城市与乡下之间再长的距离, 隔不断这最真的亲情。

